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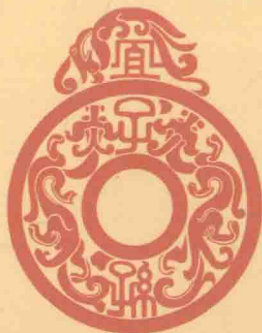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后 汉 书 四

〔宋〕范 曄 撰

中 华 书 局



后汉书卷八十五

东夷列传第七十五

王制云：“东方曰夷。”夷者，柢也，言仁而好生，万物柢地而出。^①故天性柔顺，易以道御，至有君子、不死之国焉。^②夷有九种，^③曰畎夷，于夷，方夷，黄夷，白夷，赤夷，玄夷，风夷，阳夷。^④故孔子欲居九夷也。

①事见风俗通。

②山海经曰：“君子国衣冠带剑，食兽，使二文虎在旁。”外国图曰：“去琅邪三万里。”山海经又曰：“不死人在交胫东，其为人黑色，寿不死。”并在东方也。

③竹书纪年曰“后芬发即位三年，^[1]九夷来御”也。

④竹书纪年曰“后泄二十一年，命畎夷，白夷，赤夷，玄夷，风夷，阳夷。后相即位二年，征黄夷。七年，于夷来宾，后少康即位，方夷来宾”也。

昔尧命羲仲宅嵎夷，曰暘穀，盖日之所出也。^①夏后氏太康失

德，夷人始畔。^②自少康已后，世服王化，遂宾於王门，献其乐舞。^③
桀为暴虐，诸夷内侵，殷汤革命，伐而定之。至于仲丁，蓝夷作
寇。^④自是或服或畔，三百余年。武乙衰敝，东夷寢盛，遂分迁淮、
岱，渐居中土。^⑤

①孔安国尚书注曰“东方之地曰纁夷。暘穀，日之所出也”。

②太康，启之子也。桀于游田，十旬不反，不恤人事，为羿所逐也。

③少康，帝仲康之孙，帝相子也。竹书纪年曰：“后发即位元年，诸夷宾于王门，诸夷入舞。”

④仲丁，殷大戊之子也。竹书纪年曰“仲丁即位，征于蓝夷”也。

⑤武乙，帝庚丁之子，无道，为革囊盛血，仰而射之，命曰“射天”也。

及武王灭纣，肃慎来献石弩、楛矢。管、蔡畔周，乃招诱夷狄，
周公征之，遂定东夷。^①康王之时，肃慎复至。后徐夷僭号，乃率九
夷以伐宗周，西至河上。穆王畏其方炽，乃分东方诸侯，命徐偃王
主之。^②偃王处潢池东，地方五百里，^③行仁义，陆地而朝者三十有
六国。穆王后得驥驂之乘，^④乃使造父御以告楚，令伐徐，一日而
至。^⑤於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。偃王仁而无权，不忍斗其人，故
致於败。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，百姓随之者以万数，因名其山
为徐山。^⑥厉王无道，淮夷入寇，王命虢仲征之，不克，宣王复命召
公伐而平之。^⑦及幽王淫乱，四夷交侵，至齐桓脩霸，攘而却焉。及
楚灵会申，亦来豫盟。^⑧后越迁琅邪，与共征战，遂陵暴诸夏，侵灭
小邦。

①尚书武王崩，三监及淮夷畔，周公征之，作大诰。又曰，成王既伐管
叔、蔡叔，灭淮夷。

②博物志曰：“徐君宫人娠而生卵，以为不祥，弃於水滨。孤独母有大名
鹄仓，(持)[得]所弃卵，^{〔2〕}衔以归母，母覆暖之，遂成小儿，生而偃，故

以为名。宫人闻之，乃更录取。长袭为徐君。”尸子曰“偃王有筋而无骨，故曰偃”也。

③水经注曰，黄水一名汪水，与泡水合，至沛入泗。自山阳以东，海陵以北，其地当之也。

④史记曰：“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，得赤骥、盗骊、骅骝、骝耳之驹，西巡狩，乐而忘归。”

⑤造父，解见蔡邕传。

⑥武原，县，故城在今泗洲下邳县北。徐山在其东。博物志曰“徐王妖异不常。武原县东十里，见有徐山石室祠处。偃王沟通陈蔡之间，得朱弓朱矢，以己得天瑞，自称偃王。穆王闻之，遣使乘驹，一日至楚，伐之。偃王仁，不忍斗，为楚所败，北走此山”也。

⑦毛诗序曰：“江汉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能兴衰拔乱，命召公平淮夷。”其诗曰：“江汉浮浮，武夫滔滔。匪安匪游，淮夷来求。王命召虎，式辟四方，彻我土疆。”

⑧左传楚灵王、蔡侯、陈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淮夷会于申。

秦并六国，其淮、泗夷皆散为民户。陈涉起兵，天下崩溃，燕人卫满避地朝鲜，^①因王其国。百有馀岁，武帝灭之，于是东夷始通上京。王莽篡位，貊人寇边。^②建武之初，复来朝贡。时辽东太守祭彤威警北方，声行海表，于是浞、貊、倭、韩万里朝献，故章、和已后，使聘流通。逮永初多难，始入寇钞；桓、灵失政，渐滋曼焉。

①前书曰“朝鲜王满，燕人。自始全燕时，尝略属真番、朝鲜，为置吏筑障。汉兴属[燕]，^[3]燕王卢绾反入匈奴，满亡命东走，渡溟水，居秦故空地，稍役属朝鲜蛮夷及故燕、齐亡[任][在]者，^[4]王之，都王险”也。

②前书莽发高句丽兵当伐胡，不欲行，郡县强迫之，皆亡出塞，因犯[法]为寇。^[5]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驩，严尤奏言貉人犯法，不从驩起，宜慰安之。

2257

自中兴之后，四夷来宾，虽时有乖畔，而使驿不绝，^[6]故国俗风土，可得略记。东夷率皆土著，烹饮酒歌舞，或冠弁衣锦，器用俎豆。所谓中国失礼，求之四夷者也。^①凡蛮、夷、戎、狄总名四夷者，犹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皆号诸侯云。

①左传曰，仲尼学鸟名[官]於郯子，^[7]既而告人曰：“吾闻之，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，其信也。”

夫餘国，在玄菟北千里。南与高句骊，东与挹娄，西与鲜卑接，北有弱水。地方二千里，本涉地也。

初，北夷索离国王出行，^①其侍儿于后妊身，^②王还，欲杀之。侍儿曰：“前见天上有气，大如鸡子，来降我，因以有身。”王囚之，后遂生男。王令置于豕牢，^③豕以口气嘘之，不死。复徙於马兰，^④马亦如之。王以为神，乃听母收养，名曰东明。东明长而善射，王忌其猛，复欲杀之。东明奔走，南至掩淲水，^⑤以弓击水，鱼鳖皆聚浮水上，东明乘之得度，因至夫餘而王之焉。於东夷之域，最为平敞，土宜五穀。出名马、赤玉、貂貉，^⑥大珠如酸枣。以员栅为城，有宫室、仓库、牢狱。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，不为寇钞。以弓矢刀矛为兵。以六畜名官，有马加、牛加、狗加，^[8]其邑落皆主属诸加。食饮用俎豆，会同拜爵洗爵，揖让升降。以腊月祭天，大会连日，饮食歌舞，名曰“迎鼓”。是时断刑狱，解囚徒。有军事亦祭天，杀牛，以臠占其吉凶。^⑦行人无昼夜，好歌吟，音声不绝。其俗用刑严急，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。盗一责十二。男女淫皆杀之，尤治恶妒妇，^[9]既杀，复尸于山上。兄死妻嫂。死则有槨无棺。^[10]杀人殉葬，多者以百数。其王葬用玉匣，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，王死则迎取以葬焉。

①“索”或作“橐”，音度洛反。

②姪音人鹄反。

③牢，圜也。

④兰即栏也。

⑤今高丽中有盖斯水，疑此水是也。

⑥貉似豹，^[11]无前足，音奴八反。

⑦魏志曰：“牛躡解者为凶，合者为吉。”

建武中，东夷诸国皆来献见。二十五年，夫馥王遣使奉贡，光武厚答报之，于是使命岁通。至安帝永初五年，夫馥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，杀伤吏民，后复归附。永宁元年，乃遣嗣子尉仇台（印）〔诣〕阙贡献，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。顺帝永和元年，其王来朝京师，帝作黄门鼓吹、角抵戏以遣之。桓帝延熹四年，遣使朝贺贡献。永康元年，王夫台将二万馀人寇玄菟，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，^[12]斩首千馀级。至灵帝熹平三年，复奉章贡献。夫馥本属玄菟，献帝时，其王求属辽东云。

挹娄，古肃慎之国也。在夫馥东北千馀里，东滨大海，南与北沃沮接，不知其北所极。土地多山险。人形似夫馥，而言语各异。有五穀、麻布，出赤玉、好貂。无君长，其邑落各有大人。处于山林之间，土气极寒，常为穴居，以深为贵，大家至接九梯。好养豕，食其肉，衣其皮。冬以豕膏涂身，厚数分，以御风寒。夏则裸袒，以尺布蔽其前后。其人臭秽不絜，作厕于中，圜之而居。自汉兴已后，臣属夫馥。种众虽少，而多勇力，处山险，又善射，发能入人目。弓长四尺，力如弩。矢用楛，长一尺八寸，青石为镞，镞皆施毒，中人即死。便乘船，好寇盗，邻国畏患，而卒不能服。东夷夫馥饮食

类(此)皆用俎豆，^[13]唯挹娄独无，法俗最无纲纪者也。

高句骊，在辽东之东千里，南与朝鲜、涉貊，东与沃沮，北与夫馀接。地方二千里，多大山深谷，人随而为居。少田业，力作不足以自资，故其俗节於饮食，而好脩宫室。东夷相传以为夫馀别种，故言语法则多同，而跪拜曳一脚，行步皆走。凡有五族，有消奴部，^[14]绝奴部，顺奴部，灌奴部，桂娄部。^①本消奴部为王，稍微弱，后桂娄部代之。其置官，有相加、对卢、沛者、古邹大加、^②^[15]主簿、优台、使者、^[16]帛衣先人。^[17]武帝灭朝鲜，以高句骊为县，^③使属玄菟，赐鼓吹伎人。其俗淫，皆絜净自意，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。好祠鬼神、社稷、零星，^④以十月祭天大会，名曰“东盟”。其国东有大穴，号隧神，^[18]亦以十月迎而祭之。其公会衣服皆锦绣，金银以自饰。大加、主簿皆著帻，如冠帻而无后；其小加著折风，形如弁。无牢狱，有罪，诸加评议便杀之，没入妻子为奴婢。其昏姻皆就妇家，生子长大，然后将还，便稍营送终之具。金银财币尽于厚葬，积石为封，亦种松柏。其人性凶急，有气力，习战斗，好寇钞，沃沮、东涉皆属焉。

①案今高骊五部：一曰内部，一名黄部，即桂娄部也；二曰北部，一名後部，即绝奴部也；三曰东部，一名左部，即顺奴部也；四曰南部，一名前部，即灌奴部也；五曰西部，一名右部，即消奴部也。

②古邹大加，高骊掌(贺)[宾]客之官，^[19]如鸿臚也。

③前书元封中，定朝鲜为真番、临屯、乐浪、玄菟四(部)[郡]。^[20]

④前书音义：“龙星左角曰天田，则农祥也。辰日祠以牛，号曰零星。”风俗通曰“辰之神为灵星”，故以辰日祠於东南也。

句骊一名貊(耳)，有别种，^[21]依小水为居，因名曰小水貊。出

好弓，所谓“貂弓”是也。^①

①魏氏春秋曰：“辽东郡西安平县北，有小水南流入海，句骊别种因名之小水貂。”

王莽初，发句骊兵以伐匈奴，其人不欲行，强迫遣之，皆亡出塞为寇盗。辽西大尹田谭追击，战死。莽令其将严尤击之，诱句骊侯驹入塞，^[22]斩之，传首长安。莽大说，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，于是貂人寇边愈甚。建武八年，高句骊遣使朝贡，光武复其王号。二十三年冬，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馀口诣乐浪内属。二十五年春，句骊寇右北平、渔阳、上谷、太原，而辽东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，皆复款塞。

后句骊王宫生而开目能视，国人怀之，^[23]及长勇壮，数犯边境。和帝元兴元年春，复入辽东，寇略六县，太守耿夔击破之，斩其渠帅。安帝永初五年，宫遣使贡献，求属玄菟。元初五年，复与涉貂寇玄菟，攻华丽城。^①建光元年春，幽州刺史冯焕、玄菟太守姚光、辽东太守蔡讽^[24]等将兵出塞击之，捕斩涉貂渠帅，获兵马财物。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，遣使诈降；光等信之，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，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、辽东，焚城郭，杀伤二千余人。于是发广阳、渔阳、右北平、涿郡属国三千馀骑同救之，而貂人已去。夏，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，^②杀略吏人。蔡讽等追击于新昌，战歿，功曹耿耗、兵曹掾龙端、兵马掾公孙醯以身捍讽，俱没于陈，死者百余人。秋，宫遂率马韩、涉貂数千骑围玄菟。夫馥王遣子尉仇台^[25]将二万馀人，与州郡并力讨破之，斩首五百馀级。

①华丽，县，属乐浪郡。

②县名，属辽东郡也。

是岁宫死，子遂成立。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，议者皆以为可许。尚书陈忠曰：“宫前桀黠，光不能讨，死而击之，非义也。宜遣吊问，因责让前罪，赦不加诛，取其后善。”安帝从之。明年，遂成还汉生口，诣玄菟降。诏曰：“遂成等桀逆无状，当斩断菹醢，以示百姓，幸会赦令，乞罪请降。鲜卑、涉貊连年寇钞，驱略小民，动以千数，而裁送数十百人，非向化之心也。自今已后，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，皆与赎直，缣人四十匹，小口半之。”

遂成死，子伯固立。其后涉貊率服，东垂少事。顺帝阳嘉元年，置玄菟郡屯田六部。质、桓之间，复犯辽东西安平，杀带方令，^①掠得乐浪太守妻子。建宁二年，玄菟太守耿临讨之，斩首数百级，伯固降服，乞属玄菟云。

①郡国志西安平、带方，县，并属辽东郡。

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，^①东滨大海；北与挹娄、夫馀，南与涉貊接。其地东西夹，南北长，^②可折方千里。土肥美，背山向海，宜五穀，善田种，有邑落长帅。人性质直强勇，便持矛步战。言语、食饮、居处、衣服有似句骊。其葬，作大木椁，长十馀丈，开一头为户，新死者先假埋之，令皮肉尽，乃取骨置椁中。家人皆共一椁，刻木如（主）〔生〕，^{〔26〕}随死者为数焉。

①盖马，县名，属玄菟郡。其山在今平壤城西。平壤即王险城也。

②夹音狹。

武帝灭朝鲜，以沃沮地为玄菟郡。后为夷貊所侵，徙郡于高句骊西北，更以沃沮为县，属乐浪东部都尉。至光武罢都尉官，后皆

以封其渠帅，为沃沮侯。其土迫小，介于大国之间，遂臣属句骊。句骊复置其中大人(遂)为使者，^[27]以相监领，(贵)[责]其租税，^[28]貂布鱼盐，海中食物，发美女为婢妾焉。

又有北沃沮，一名置沟娄，去南沃沮八百餘里。其俗皆与南同。界南接挹娄。挹娄人喜乘船寇抄，北沃沮畏之，每夏辄臧于岩穴，至冬船道不通，乃下居邑落。其耆老言，尝于海中得一布衣，其形如中人衣，而两袖长三丈。又于岸际见一人乘破船，顶中复有面，与语不通，不食而死。又说海中有女国，无男人。或传其国有神井，窥之辄生子云。^①

①魏志曰，毋丘俭遣王颀追句骊王宫，穷沃沮东界，问其耆老所传云。

涉北与高句骊、沃沮，南与辰韩接，东穷大海，西至乐浪。涉及沃沮、句骊，本皆朝鲜之地也。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，箕子教以礼义田蚕，又制八条之教。^①其人终不相盗，无门户之闭。妇人贞信。饮食以笱豆。其后四十餘世，至朝鲜侯准，自称王。汉初大乱，燕、齐、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，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，传国至孙右渠。元朔元年，^②涉君南闾等畔右渠，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，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，数年乃罢。至元封三年，灭朝鲜，分置乐浪、临屯、玄菟、真番四(部)[郡]。^{③[29]}至昭帝始元五年，罢临屯、真番，以并乐浪、玄菟。玄菟复徙居句骊。自单单大领已东，沃沮、涉貂悉属乐浪。后以境土广远，复分领东七县，置乐浪东部都尉。自内属已后，风俗稍薄，法禁亦浸多，至有六十餘条。建武六年，省都尉官，遂弃领东地，悉封其渠帅为县侯，皆岁时朝贺。

①前书曰，箕子教以八条者，相杀者以当时偿杀，相伤者以穀偿，相盗者

男没入为其家奴，女子为婢，欲自赎者人五十万。音义曰：“八条不具见也。”

②武帝年也。

③番音潘。

无大君长，其官有侯、邑君、三老。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，言语法俗大抵相类。其人性愚戇，少嗜欲，不请句。男女皆衣曲领。其俗重山川，山川各有部界，^[30]不得妄相干涉。同姓不昏。多所忌讳，疾病死亡，辄捐弃旧宅，更造新居。知种麻，养蚕，作绵布。晓候星宿，豫知年岁丰约。常用十月祭天，昼夜饮酒歌舞，名之为“舞天”。又祠虎以为神。邑落有相侵犯者，辄相罚，责生口牛马，名之为“责祸”。杀人者偿死。少寇盗。能步战，作矛长三丈，或数人共持之。乐浪檀弓出其地。又多文豹，有果下马，^①海出班鱼，使来皆献之。

①高三尺，乘之可於果树下行。

韩有三种：一曰马韩，二曰辰韩，三曰弁辰。^[31]马韩在西，有五十四国，其北与乐浪，南与倭接。辰韩在东，十有二国，其北与涉貊接。弁辰在辰韩之南，亦十有二国，其南亦与倭接。凡七十八国，伯济是其一国焉。大者万馀户，小者数千家，各在山海间，地合方四千馀里，东西以海为限，皆古之辰国也。马韩最大，共立其种为辰王，都目支国，^[32]尽王三韩之地。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。

马韩人知田蚕，作绵布。出大栗如梨。有长尾鸡，尾长五尺。邑落杂居，亦无城郭。作土室，形如冢，开户在上。不知跪拜。无长幼男女之别。不贵金宝锦罽，不知骑乘牛马，唯重璆珠，以缀衣

为饰，及县颈垂耳。大率皆魁头露紒，^①布袍草履。其人壮勇，少年有筑室作力者，辄以绳贯脊皮，缁以大木，嚙呼为健。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，昼夜酒会，群聚歌舞，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。十月农功毕，亦复如之。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，号为“天君”。又立苏涂^②，建大木以县铃鼓，事鬼神。其南界近倭，亦有文身者。

①魁头犹科头也，谓以发萦绕成科结也。紒音计。

②魏志曰：“诸国各有别邑，为苏涂，诸亡逃至其中，皆不还之。苏涂之义，有似浮屠。”

辰韩，耆老自言秦之亡人，避苦役，适韩国，马韩割东界地与之。其名国为邦，弓为弧，贼为寇，行酒为行觞，相呼为徒，^{〔33〕}有似秦语，故或名之为秦韩。有城栅屋室。诸小别邑，各有渠帅，大者名臣智，次有俭侧，次有樊祗，^{〔34〕}次有杀奚，次有邑借。^①土地肥美，宜五穀。知蚕桑，作缣布。乘驾牛马。嫁娶以礼。行者让路。国出铁。涉、倭、马韩并从市之。凡诸（货）〔贸〕易，皆以铁为货。^{〔35〕}俗喜歌舞饮酒鼓瑟。儿生欲令其头扁，皆押之以石。^②

①皆其官名。

②扁音补典反。

弁辰与辰韩杂居，城郭衣服皆同，言语风俗有异。其人形皆长大，美发，衣服絮清。而刑法严峻。其国近倭，故颇有文身者。

初，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，乃将其馀众数千人走入海，攻马韩，破之，自立为韩王。准后灭绝，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。建武二十年，韩人廉斯人苏马谟等诣乐浪贡献。^①光武封苏马谟为汉廉斯邑君，使属乐浪郡，四时朝谒。灵帝末，韩、涉并盛，郡县不能制，百姓苦乱，多流亡入韩者。

①廉斯，邑名也。谡音是。

马韩之西，海岛上有州胡国。其人短小，^[36]髡头，衣韦衣，有上无下。好养牛豕。乘船往来货市韩中。

倭在韩东南大海中，依山岛为居，凡百馀国。自武帝灭朝鲜，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，^[37]国皆称王，世世传统。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。^①^[38]乐浪郡徼，去其国万二千里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馀里。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，与朱崖、儋耳相近，故其法俗多同。

①案：今名邪摩（惟）堆，^[39]音之讹也。

土宜禾稻、麻纈、蚕桑，知织绩为缣布。出白珠、青玉。其山有丹土。气温腴，冬夏生菜茹。无牛马虎豹羊鵲。^①其兵有矛、盾、木弓，竹矢或以骨为鏃。^[40]男子皆黥面文身，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。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。女人被发屈紒，衣如单被，贯头而著之；并以丹朱粉身，^②如中国之用粉也。有城栅屋室。父母兄弟异处，唯会同男女无别。饮食以手，而用筴豆。俗皆徒跣，以蹲踞为恭敬。人性嗜酒。多寿考，至百馀岁者甚众。国多女子，大人皆有四五妻，其余或两或三。女人不淫不妒。又俗不盗窃，少争讼。犯法者没其妻子，重者灭其门族。其死停丧十馀日，家人哭泣，不进酒食，而等类就歌舞为乐。灼骨以卜，用决吉凶。行来度海，令一人不栉沐，不食肉，不近妇人，名曰“持衰”。^[41]若在涂吉利，则雇以财物；如病疾遭害，以为持衰不谨，便共杀之。^[42]

①“鵲”或作“鸡”。

②说文曰：“粉，尘也。”音蒲顿反。

建武中元二年，倭奴国奉贡朝贺，使人自称大夫，倭国之极南界也。光武赐以印绶。安帝永初元年，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，愿请见。

桓、灵间，倭国大乱，更相攻伐，历年无主。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，年长不嫁，事鬼神道，能以妖惑众，于是共立为王。侍婢千人，少有见者，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，传辞语。居处宫室楼观城栅，皆持兵守卫。法俗严峻。

自女王国东度海千馀里至拘奴国，虽皆倭种，而不属女王。自女王国南四千馀里至朱儒国，人长三四尺。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，至裸国、黑齿国，使驿所传，极於此矣。^[43]

会稽海外有东鯷人，^①分为二十馀国。^[44]又有夷洲及澶洲。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，^②求蓬莱神仙不得，徐福畏诛不敢还，遂止此洲，世世相承，有数万家。人民时至会稽市。会稽东冶县人有人海行遭风，流移至澶洲者。所在绝远，不可往来。^③

①鯷音达奚反。

②事见史记。

③沈莹临海水志曰“夷洲在临海东南，去郡二千里。土地无霜雪，草木不死。四面是山谿。人皆髡发穿耳，女人不穿耳。土地肥沃，既生五穀，又多鱼肉。有犬，尾短如麋尾状。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床，略不相避。地有钢铁，唯用鹿格为矛以战斗，磨砺青石以作（弓）矢〔镞〕。^[45]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，以盐卤之，历月所日，乃啖食之，为上肴”也。

论曰：昔箕子违衰殷之运，避地朝鲜。始其国俗未有闻也，及

施八条之约,使人知禁,遂乃邑无淫盗,门不夜扃,^①回顽薄之俗,就宽略之法,行数百千年,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,异乎三方者也。苟政之所畅,则道义存焉。仲尼怀愤,以为九夷可居。或疑其陋。子曰:“君子居之,何陋之有!”亦徒有以焉尔。其后遂通接商贾,渐交上国。而燕人卫满扰乱其风,^②于是从而浇异焉。老子曰:“法令滋章,盗贼多有。”若箕子之省简文条而用信义,其得圣贤作法之原矣!

①扃,关也。

②扰,乱也,

赞曰:宅是嵎夷,曰乃旴谷。巢山潜海,厥区九族。羸末纷乱,燕人违难。^①杂华浇本,遂通有汉。^②眇眇偏译,或从或畔。^③

①谓卫满也。

②卫满入朝鲜,既杂华夏之风,又浇薄其本化,以至通于汉也。

③偏,远也。

【校勘记】

[1]后芬发即位三年 按:殿本无“发”字。汲本“三”作“二”。

[2](持)[得]所弃卵 按:校补引柳从辰说,谓“持”乃“得”之讹,博物志及御览九百四引徐偃王志可证,各本注失正。今据改。

[3]汉兴属[燕] 据前书朝鲜传补。

[4]及故燕齐亡(任)[在]者 据汲本、殿本改。

[5]因犯[法]为寇 据前书王莽传补。

[6]而使驿不绝 按:刊误谓“驿”当作“译”。邮驿中国可有之,不可通于四夷,自前书皆言“使译”,使即使者,译则译人。

- [7] 仲尼学鸟名〔官〕于郯子 汲本、殿本“鸟”作“官”。按：仲尼学鸟名官于郯子，见左传昭公十七年，今补一“官”字。
- [8] 有马加牛加狗加 校补谓魏志作“有马加、牛加、猪加、狗加、犬使”。今按：魏志“犬使”之“犬”，宋本皆作“大”。
- [9] 尤治恶妒妇 按：校补谓通志作“尤憎妒妇”，此“治”字亦当作“憎”，盖后人回改之失。
- [10] 死则有椁无棺 校补谓魏志作“有棺无椁”，通志同，此误。今按：百衲本三国志亦作“有椁无棺”，不误，校补说非。
- [11] 豹似豹 按：原作“貂似豹”，讹，径据汲本、殿本改正。
- [12] 玄菟太守公孙域 按：集解引惠栋说，谓东观记、魏志公孙度传“域”皆作“域”。
- [13] 东夷夫馀饮食类（此）皆用俎豆 据刊误删。
- [14] 有消奴部 按：集解引惠栋说，谓“消”魏志作“涓”。
- [15] 古邹大加 按：魏志作“古维加”。
- [16] 优台使者 按：补注谓魏志“使者”上有“丞”字。
- [17] 帛衣先人 补注谓魏志“帛”作“皂”。今按：皂帛形近易混。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引寰宇记，“皂衣头大兄，东夷相传所谓皂衣先人也”，字亦作“皂”。
- [18] 其国东有大穴号隧神 按：校补谓“隧”魏志、通志并作“隧”。
- [19] 古邹大加高骊掌（贺）〔宾〕客之官 据汲本、殿本改。
- [20] 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（部）〔郡〕 按：张森楷校勘记谓“部”字当依前书作“郡”。今据改。
- [21] 句骊一名貂（耳）有别种 集解引沈钦韩说，谓案文当云“句骊有别种，一名貂耳”。按：校补谓通志但云“名貂”，无“耳”字，此“耳”字衍。今据删。
- [22] 诱句骊侯驹入塞 按：集解引惠栋说，谓魏志“驹”作“驹”，前书王莽传作“驹”。